

1950's-1960's

1970's

1980's

比較不同的書本，猶如比較城市，書本有書本的矛盾，城市有城市的，找尋一種觀看的方法，城市是書本的背景，影響了書本的產生。

——也斯《書與城市·序》



1990's

2000's

2010's

2020's

《人渣》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者 | 洛風 |
| 出版資料 | 香港：求實出版社， 1951年初版 |
| 原價（人民幣） | \$6700 |



洛風為小說家阮朗（原名嚴慶澍）早期筆名，小說連載於《新晚報》，原名《某公館散記》（筆名「本宅管事」）。封面由藝術家黃永玉設計。

《海底長征記》（複印本）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者 | 〔美〕比齊（E. L. Beach） 原著，愛珍譯 |
| 出版資料 | 香港：中南日報， 1954年初版 |
| 原價（港幣） | \$1.2 |



原著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譯文連載於《中南日報》1954年綜合報「中南海」。直至近年因譯者被確認為張愛玲，而備受關注。

《青春之歌》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者 | 楊沫 |
| 出版資料 | 香港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， 1959年 |
| 原價（港幣） | \$2.1 |



楊沫長篇小說，為其代表作。故事以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九」期間為背景，刻劃當時知識分子在生死存亡間的成長與覺醒。銷量多達500萬冊，陸續被翻譯成多國版本。

《蓮的聯想》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者 | 余光中 |
| 出版資料 | 香港：文藝書屋， 1968年初版 |
| 原價（港幣） | \$2.5 |



余光中第九卷詩集，收錄名詩〈等你，在雨中〉、〈蓮的聯想〉。原於1964年台北文星書店出版，此為香港版。

文藝

與

視界



《為什麼孩子要上學》(2002)是一本值得父母跟孩子一起閱讀的書。作者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；本書則是作者首次針對年青人而寫的散文集。那些諾貝爾獎得主寫的常常是大塊頭的嚴肅小說，「光想起便害怕了」，有這種想法也很正常。不過，這本書他不單以「作家」的身份來寫，而更是以父親、丈夫以及兒子等身份來寫。文章共16篇，都是隨筆形式，而且譯文流暢，文中帶著作家溫和的反思與感情，讀之往往使人動容。

你可能會想，著名作家教養孩子和我們一般人怎能拿來比較呢！但當你知道，大江的孩子剛出生時後腦長了一個跟腦袋一樣大的腫瘤，一出生就要接受連串大手術，終身維持著止於六歲小孩的說話與活動能力。「我的孩子為什麼要上學？」就變成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。父親大江在家已經可以教養他，為什麼孩子「光」還要到特殊學校，每天都要忍受不同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不斷尖叫呢？

連大江健三郎自己都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孩子大江光卻用自身的力量找到了。光找到了同樣不喜歡噪音的朋友，幫助朋友上廁所，更和朋友一起找CD來聽，漸漸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，最終更學懂作曲，運用音樂表達自

己。上學其實真的不是求分數，怎樣面對世界，與喜歡與不喜歡的人溝通，幫助別人，互助成長，學校其實有不可取代的作用。

大江健三郎問「為什麼孩子要上學」，其實也是他自己一直在探求的事。大江的童年時日本於二戰中戰敗投降。大江不明白為什麼在那年盛夏暑假之前，老師們還是在說「天皇是『神』，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，還說美國人不是人，是鬼、是野獸」，但戰敗之後的新學年開學以後，卻若無其事地在教：「我們天皇也是人，而美國人則是朋友。」當時的大江覺得，在學校學習，也許不及在森林中學習樹木呢。

可是有一天大江卻在森林中意外昏迷，然後重病不起了。「我聽到醫生說『這個孩子快死了，已經沒救了』。他認為我會死吧！」

「母親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說：『就算你真的死了，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，別擔心。』」

「但是，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，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？」

「不，是一樣的！我一生下你之後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的、聽到的、讀到的、做過的事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，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，所以，你們兩個就會一模一樣了。」

之後慢慢康復的大江，有時還會想：「現在在這裡的我，會不會是那發燒痛苦的孩子死掉後，媽媽再次生出來的新小孩呢」，而我們一起在學習的孩子，又是不是都是代替



那些在戰爭中死去了的孩子活下來呢？而獨自一個人跑到森林中，對照著植物圖鑑和眼前的樹木，並不能代替死去的孩子，不能和他同化，變成新的小孩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到學校來，大家一起讀書、一起遊戲。」

這就是大江對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的回答。

02 大江健三郎與被「換取」的日本

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在 2023 年春天離開了我們，我們在此一起懷念他的文學成就。我曾經向大家介紹過《為什麼孩子要上學》這部散文集，散文集中有寫下不少大江健三郎的童年往事，也寫到他童年時生活在日本四國山區森林的往事。他在森林的生活中，同一時間感受到森林的神聖與當中的暴力與原始。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描寫不僅從神秘的角度出發，也包含著文化人類學的意味，例如民族學、村民的習俗等。他經常說自己的樹下，意思是每個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樹在山上，這個據他說，就是他鄉下的神話。森林中的樹其實與當地居民和靈魂的再生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同一時間在大江的小說中，森林經常是暴力場面發生的場景。善惡同時在森林存在。

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，發表了演說〈曖昧的日本的我〉，嘗試表達日本人戰後那種猶豫、不確定的狀態。當中又說到：「我在文學上最基本的風格，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，力圖將它們與社會、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。」大江的小說，往往通過自身真實人生的經歷所提煉，好像日本「私小說」一般講述自己的私隱的感覺，但小說發展卻是事實與虛構交錯，成為了一場日常生活中的冒險。



之前也提到，大江小孩的後腦長了很大的腫瘤，後來做了很多手術，得到很好的醫生治療，終被救回了。但兒子的智力和整體發展仍出現了問題。一般人來說，都覺得這種事情很難有「出路」。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大江健三郎卻找到了兒子的潛能，大江光長大後成為了一位知名的作曲家。以父親的角度來看，大江真的很厲害；而且他還通過自身的經驗，發掘到與兒子生活的寫作主題，這就更值得稱道了。

小說《靜靜的生活》（1990）寫的是大江健三郎要去外國駐校的時期。小說中聲稱，他因陷入寫作瓶頸和人生困境而陷入憂鬱，想逃到森林裡去，他太太擔心他一個人，就一起去。於是他家的三兄妹獨自在東京過了一年的生活，遇到了一些挑戰。例如已經長大成人的大江光，顯然有正常的性慾需要面對，同時居住的社區又出現了性罪犯。妹妹就很擔心是哥哥自控能力有問題所致，最後幸好是虛驚一場，哥哥只是被鄰居琴聲吸引才失蹤了。妹妹又有了一些感情問題，陷入了危險，哥哥及時保護了他。小說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大江光是需要被照顧的一位，但其實光卻用自己的方法守護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。小說表面上好似真的沒有大事發生，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。

《靜靜的生活》是一個表面平靜但其實有很多內在衝突的小說。《靜靜的生活》曾經改編成電影，由伊丹十三執導。伊丹十三這位導演是伊丹萬作的兒子，是導演世家，伊丹十三的妹妹是大江健三郎的妻子。所以《靜靜的生活》既是大江的家庭故事，同時也是伊丹的家庭故事。電影和小說

都並不難找到，月前香港更有伊丹十三的回顧展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。

在《靜靜的生活》的電影版本當中，我認為伊丹非常巧妙、有趣地呈現了原著的故事情節。正如我們之前談到的很多主題一樣，例如四國森林。在伊丹十三的改編中，他採用高度現實主義的手法，但卻添加了一些幽微、詩意的元素，例如當大江光的祖母在大伯的拜祭中提到四國森林的故事時，我們可以看到一班小朋友螺旋式飛回森林的場景，這個「尋找自己的樹」的呈現方式，就是伊丹十三對大江所述說森林神話的解讀方式。

小說中姐姐差一點就被父親的仇敵傷害，幸好對聲音敏感的哥哥聽出了異樣而解救了大家。最後哥哥也克服了對身體的控制學懂了游泳。大江光說，他對這段日子的音樂提供了一個題目。他姐姐問寫了這些音樂關於我們的生活，叫什麼題目？然後大江光說，就叫《靜靜的生活》吧。光的溫柔善良，在小說與電影中都表現了出來。

《換取的孩子》是大江健三郎於2002年出版的小說。現實中，大江健三郎的多年好友，導演伊丹十三從辦公室跳樓自盡。在小說當中，主角長江古義人對應大江健三郎，吾良則對應伊丹十三。在吾良自殺前，他向古義人寄去五十盒錄音帶和叫作「田龜」的錄音機。古義人深信在「田龜」中有吾良留給他的重要信息。於是就訂下了規則，用對話的方式，借「田龜」和去世的友人吾良展開「對談」。我在看小說時首先就驚訝他的這種敘述方式，把小說「自說自話」的



本質發揮到極致。在 2023 年的今天，「田龜」實在令我聯想到和人工智能生成系統對話。在外人看上去古義人與「田龜」對話當然是種沉迷；但面對失去所愛的人，誰人不需要「田龜」呢？

所以這個小說，我判斷的基礎還是大江自我療傷的小說。大江健三郎確實需要「田龜」，確實要一個好友離開的理由。在小說第五章的最末部分，已經展示了二人小說家和電影人之路，二人在靜靜坐著：「吾良想出一個構圖，將鏡子放在排好的這些紙張上，拍下鏡子裡古義人的側臉。拍完照，已近天明。古義人說也該為吾良拍幾張，吾良謝絕道：『我大概會以動態的照片維生，你八成也不會玩相機，只會選擇筆耕生涯，所以還是用你的筆寫文章紀念我吧。』」然後書中下一頁確實放了一張大江年輕時的照片。我還記得年輕的我第一次看到照片時，心情真的整個沉了下來。

小說名字叫作「換取的孩子」，小說的關鍵也在於此。小說發展到中間部分，古義人收到吾良生前打算拍成電影，寫實描述關於影響二人一生的「那件事」的分鏡頭劇本。在劇本中，一班國家主義者從美軍手上獲取一些在韓戰中報廢的槍械。他們會拿著槍械假裝攻擊美軍基地，然後被美軍掃射。他們打算用這種自殺式的行為表達對美國佔領的抗議。他們想利用少年時很帥氣的吾良，來勾引其中一位美軍彼得。

寫出來的電影劇本留下了兩個版本的結局。一個版本

是彼得和吾良沒有發生關係，不過彼得那群國家主義者找了其他少男少女來滿足彼得以獲取武器。另一個版本就更加恐怖，就是這群人把彼得殺了，然後搶了他的槍械。那劇本可說是現實的面具之上的小說虛構之中的劇本虛構，結局還是要有兩個版本。但描寫的過程卻是寫實得不得了。然後 Changeling，換取這個字就在小說中出現了，古義人認為這就是吾良自殺的真相，因為這件有罪的事之後，吾良就被「換取」了，好像是同一個人，但其實內心已經完全失落了。

我是很喜歡「換取」這個概念，有時人得到智慧或教訓，都是一瞬間的事。有人說過「我一直以為人是慢慢變老的，其實不是，人是一瞬間變老的」。有時有些少年回憶就是會一直影響人生，揮之不去。

